

1940 年

第

卷

第 31-40 期

祖國

31

目錄

民國二十九年一月十九日出版

重一年要緊	未明
年初之形勢	夢超
論米內閣	胡秋原
平衝物價之先決問題	龍真
救濟孩子	孟秋源
兩點感想	平十
兩江風潮	黃旭初
憲政問題	黃旭初

發行所：祖國社

地址 重慶字水街67號

代售處：各大書局

定價：五分

定預 半年一元 郵費
全年二元 另加

這一年要緊

未明

今年這一年真正是重要關鍵；無論是就中日戰局說，世界形勢說，是大局可見分曉之年。如我們能在今年這一年間，充分努力，今年可以是最後勝利之年，如果努力不足，如果脚踏光陰，那麼，這戰事便還要延長。因為我們過去努力有不足著，今年我們所應該做的，不但是今年這一年的工作；而且應該填補過去的缺憾。所以這一年，無論政府官吏，一般同胞，都應該以餘人之力，來做這一年的事業。能够如此，才有最後勝利可談。這是我們願意提出的第一點。

我們須知，我們國家最大弱點，實在還在經濟方面，而國家的根本力量，也在經濟。我們在這一方面，決不可自己滿足。從軍需的供給到民生的安全，還得我們大大努力。我們須知，準備長期抗戰，還不一定是最後勝利；必須在長期抗戰之中，建設自己的新工業，以武裝訓練的軍隊，訓練新的幹部，才是最後勝利的保證。因此在這一年間，政府官吏對於國營事業固應發奮並進，對於民營事業，尤要盡力保護；至于食污危國害民之事，必完全使其絕跡。而人民對國家應輸最後的錢，最後的力，爭取最後的勝利。這是我們願意提出的第二點。

抗戰一天一天走近光明，但今年正是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時候。這一

年初之形勢

夢超

年的艱苦有過去三年的緊張。在這一一年間，我們還要特別提出鞏固統一團結抗戰到底這一句話。無恥的汪逆之流我們要反對，而以任何名義妨礙統一抗戰者，我們深望其自重自愛。這是第三點。

在年初，有幾件更大的事值得在此一說：

首先第一是粵南大捷。敵軍企圖侵犯粵北，當其固定之軍事步驟。侵粵之軍事佈置，除原有駐粵粵軍三個師團一個混成旅及海軍陸戰隊萬餘人外，更不惜出其最後兵力之近衛兵團，並調集潮汕及深圳方面之敵軍企圖進犯韶關，我軍早備其奸，預先埋伏奇兵，俟敵深入，即予以包圍殲擊，敵軍進至翁源附近，始感危險，知湘北慘劇，即將重演，乃準備後退。我軍乘其躊躇之際，四面突攻，連續兩晝夜，敵全線震動搖，敵與南寧，在金竹園沙田附近棄屍二千餘，牛背脊呂田一帶遺屍二千餘，連江口一帶遺屍二千餘，其餘潰殘各處所遺棄之敵屍及馬匹等無算。尤以中路敵最精銳之近衛兵團，有一聯隊在良口全部被殲，其戰車百數十輛被焚擊，無法逃出，全部被我焚毀。故敵左右兩翼大為震動。倉皇逃竄，沿途復經我橫截圍圍，死傷遍野，潰不成軍，敵惱羞成怒，沿途焚毀民房。殺慘民衆。後經我軍追擊，民衆激於同仇敵愾

南京

，出動動戰，將其迫至梅坑附近，包圍聚斂，敵遺屍三千餘具。總計前後敵軍死傷一萬數千人，擄獲彈藥數千，槍砲藥劑及其他軍用品無算，粵漢兩段之敵，至此悉告潰滅。正在全國慶祝新年民氣激昂聲中，帶來了這樣一個令人興奮的消息，無怪戰時首都的新年景象如是之蓬勃奮勵，富於朝氣。

其次是美日商約問題在一個月內已達最嚴重的階段。自羅斯福總統宣佈禁止美日商約以後，敵國上下均呈一種焦慮不安的狀態，於是政府起用親美的野村出任外相，處處向美國獻媚，美國胸有成竹，不為所動，於是敵人揚言開放長江以作利誘之計，但駐天津之美國商人則將日人在津強迫美僑之種種事實暴露，而美國輿論對於暴日均鄙視其奸，朝野要人如副國務卿，舉德門史汀生等人及多數議員均義正詞嚴，一致主張斷絕侵略者。目前離美日商約失效期只有一星期的時日，我們對於友邦援手制敵的正義舉動，始終無所懷疑，所以我們推測美國政府決不會受敵人之愚而與暴日續訂商約。

第三是阿部幹不了而被擠下台，又有一位不識相的米內其人來鬧雞頭。自近衛在中國境內撒下一泡大糞以後，日本首相在短短兩年半的時期內，換了四次。每次新首相上台，都要來一套「解決中國事變」一類的去餽話，但換來換去，都不能落在泥濘之中的敵軍拔出腿來。蘇消息報謂：「阿部內閣及其前任內閣在過去二年半中之相繼倒台，主要原因由於侵略戰爭的結果，對內對外諸種大難無法克服所致」。(莫斯科十五日塔斯社訊)日內瓦論壇報論及日本閣閣謂：日本政潮之主要原因有二，(一)國內經濟困難之嚴重，(二)日本佔領中國領土，並無若何收穫(日內瓦十六日專電)，由此可見，中日戰爭不能結束，日本的對內對外的各種困難即無法解決，難題不能解決，政潮自屬不免，敵人的滔天前途，由此可以窺見。

返觀我國，中國軍力愈戰愈強，軍實愈儲愈多我們不僅能守，而且還能攻。曼斯特新報論中日戰爭稱：「日本所能控制之區，甚為有限，中國軍隊，並未為日軍消滅，而中國之上下團結一致，更係抵抗攻擊之堅強力量，日本決不能予中國以決定的打擊」(去年十二月三十日路透電)其理報稱：「中國繼續對日抗戰，愈戰而力量而愈益堅強。……中國軍隊正逐漸加強並健全其機構，在戰鬥中不斷鍛鍊，其戰鬥力大為

提高，已開始轉守為攻矣」(同日塔斯社電)這是國際友人的正確觀察。此外新報謂在元旦起實行憲政亦準備在今年實施，蔡胡預備在二月底完成，都是政治上之革新。

綜合以上各點來看，我們的抗戰力量是一天比一天的堅強，湘北大捷，接濟來一次粵南大捷，今年內，預料像這樣的大捷一定比去年多。再就敵情來說，敵國內部的困難一定一天比一天多，這是阿部自己已承認的事。敵敵一致認為新內閣缺乏新血液，不足以實現激烈之政策，以適應財政經濟之迫切要求，消滅國內不安之情形，是說明反對新聞者還大有人在。其將無結果下台，乃三意料中之事。總之我強敵弱之勢已經形成，望全國同胞遵照最高統帥之訓示努力，則勝利指日可期。

(一月十七日)

論米內內閣

未明

阿部內閣以四月半的時期短命。阿部崩潰的原因，首先自然由於侵略政策之失敗，第二個主要原因，則是由於所謂軍部之反對。所謂二百五十名代議士聯名請阿部善處者，不過借此打落水狗，亦可見日本舊仔之價值也。軍部為什麼要反對阿部呢？這首先因為阿部原是宇垣派，即是陸軍中業已失勢之一派。這種人事原因，在日本政治上是很重要的。最後，自由日本國外經濟上的窮途末路。

本月十六日米內光政組織新閣。海陸軍未動。有田八郎重來獻醜。但政友會及民政黨二流脚色之島田櫻內，也加入新閣。米內為什麼忽然而出組閣呢？

本刊論日本政局，曾屢次指出，因侵華戰爭之失敗，日本政治的軍心，已由陸軍派轉入海軍派之手(請參看本刊第二期一文)。日本陸軍派不僅在世界上已成外強中乾之物，在國內的勢力也日益墜落了。我們也曾指出，日本所謂元老軍臣也者，在政治上的潛勢力是不能估量過輕的。這一次米內之出閣，便是馮淺與海軍派積極合作的成績。

這新內閣政策與阿部內閣政策有什麼不同嗎？一點也沒有，反之，米內政策正是要徹底貫徹阿部的陰謀。因為阿部政策是日本謹慎侵略家

經過慎重考慮以後所決定的。

這政策是什麼呢？爲了加強對中國侵略，盡量對列強屈服。阿部米內之流聰明一點，知道日本今天決無威脅其他列強的力量，所以便要對列強一時假裝屈服，「結束中國事變」。阿部幹得正起勁，但軍部認爲這樣「媚美」不行，表示反對。阿部是沒有實力的人，一喝便滾蛋了。現在米內不停口頭還是唱「東京新秩序」一派妖言，說明「處理中國事件」爲新閣政綱基礎，并「調整對外關係」而且事實上，日寇在今天也決沒有任何新的辦法。阿部內閣以對美外交爲中心，現在的米內也是如此。現在美日商約緊急關頭米內出來組閣，就日本報紙宣傳他是極力反對加入三國防共協定的人，想極力表示米內是一個「民主派」。既然米內不會有什麼新政策，何以要將他抬出來呢？因爲他是一個「海關」元老軍臣輩將他抬出，可以鎮壓一下陸軍派的氣餒。而在租界之日，昭和他自調勉使六要和米內合作，也是勸米內的威風。米內是自認政治上較後一張牌了。

爲了使這張牌打得響亮一點起見，臭無人聞的政黨也擠排去了兩個，而讓內且作財政部長。這是希望在對內方面，也能作得圓通一點。

有人說什麼這新內閣更加法西化了，這是不懂得今天日本政治情形的話。而我們這要知道，整個日本政治經濟機構，是侵略中國，與法西與否并無關係，米內不是法西分子，但其侵略中國之陰謀，較之法西分子有過之無不及，所以我們也可想到，若干人對日本國內所謂極端派溫和派革新派傳統派云云，對於理解日寇之侵略政策，是如何沒有用處。這米內新閣要做的就是兩件事：第一是加強進攻中國。在最近將來，在軍事上採取攻勢是極可能的。而同時在政治上，也許將注進這臭屍擺出。第二是盡一切手段對列強獻媚，特別是美國。無論有無結果，他總要盡一試。

但米內陰謀的前途，無疑是一個大失敗。首先第一，在任何情形下，中國在軍事上已有充分把握，換言之，日本任何進攻一定失敗，這一點是沒有疑問的。其次，在國際上，此時我們不願否認無恥的日本，也許可以萬一換得列強對日本小小讓步；但這些讓步，決不足以改變國際情勢，更不足以有利於日寇之所謂「處理中國事變」，是可以斷言的。

而我們還可斷言，米內在國內還要遇着強大的反對。第一，軍部雖已不是支配的勢力，但決不甘心新權之沒落。這一摩擦，是否會使陸軍

以對付岡田內閣的辦法來對付米內，實很難說。第二，在經濟上，在日本今天，已經不是什麼統制不統制問題，而是日寇國力已經不能担負這樣鉅額軍費問題。日本陸軍「理論家」殺雞取卵的辦法固然可笑，但在戰爭進行中的日本，已沒有養雞生卵的餘裕也是一個事實。

我們可以斷言米內政策一定失敗，因爲日本發動戰爭根本失敗，今天決無任何辦法可以挽救日本。然就我們說，也更有應該加緊努力的地方。在軍事上的慎重布置，奮勇反抗，固不待說；在淪陷區的工作，必須特別加緊，從我們資源之保護到反法西斯之鬥爭，都要立刻作新的注意。在國際上，我們不僅要揭發日寇偽裝「民主」之滑稽，日寇欺騙列強之醜態，我們自己尤應在政治上經濟上更提高我們國家的威信，促進我們與各友邦之實際關係。（十七日）

一月廿六日

胡秋原

不僅我們和敵人，全世界一切關心遠東問題的人，都在注意一月二十六日。這一天，不僅美日商約廢止生效，所以重要；而且二月二十六日以後美國究採取如何步驟，尤其值得我們注意。

由美國遠東傳統政策看，由美國簽署廢約以後的表示看，由美國民意趨勢看，我們可以斷言一點：即是美日商約廢止以後，暫時決不致續訂新約，亦不致成立一種換文式臨時協定，如日本所希望者。因爲美國深知今天是美國貫徹其半世紀以來遠東政策之千載一時之機；而美國也深知日寇的虛實。據史汀生先生致泰晤士報公開信看來，可知日本曾經幾次要求美國出來調停中日戰爭。這樣的一個日本，今天還敢於向美國示什麼威嗎？所以一月二十六日將入無條約狀態，這一點是可以斷言的。

但不久以前，更正確些說，日寇表示開放長江一段以後，美國也表示二十六號以後，并不擬對日本進口貨物加征懲罰稅。至於畢特門先生之遞提案，假使在一月二十六日以後并未通過，我們也不以爲異。在日下美僑蘇三國關係微妙發展之際，美國之實行全部禁運，或尙有所待。

然美日一在無約狀態，美國對日就可立於可操可縱之地。據十三日合衆電：美海陸軍週報稱，在無條約狀態下，雙方貿易之進行必將感受若干困難。同日公正之觀察家稱：「苟美國未能於適當時期內獲得滿足盟國務院當擴大若干軍需品之運送禁運範圍，飛機所用汽油尤擬對日禁止輸出。苟此舉仍無滿意之效果，則美國或擬撤銷勿就日貨加征懲罰稅之諾言也。」

美國的要求是什麼呢？這可歸於兩點：一、美國在華權益的保障，二、九國公約原則之保持。許多美國議員已證明自說出了。

然而敵人能否滿足美國的要求呢？那自然是絕對不能的。所以日寇想在侵略中國和協調美日中間找條路，是不可能的。

所以結論是：無論目前日本怎樣想欺騙美國，一件事已是不能挽回的，即一月二十六日美日商約不令續訂，亦不致成立臨時協定。我們應該促成史汀生特門先生等對日禁運之實現，但如果一月二十六日以後不能通過禁運法律，我們也不必失望。權之而來的當是政府方面擴大在道義上對日禁運種類，或以美國自身國防上之需要，禁止若干軍需品如汽油之類。然而只要所謂日寇所謂「東亞新秩序」與九國公約原則根本衝突，只要中國堅持抗戰，則禁運必使用其最後的武器——禁運。

十五日于中央醫院。

此類記爲野後，阿部去職，宋內組織。此新閣顯爲進一步執行阿部政策側媚美國之內閣，因日本元老軍臣輩深知唯此一條路或可救日本於崩潰也。日本政局之此種趨勢，本刊曾一再指出，偏此決不能變更美國之政策，因其不能不變更侵略中國之政策也。十七日合衆電稱：「國務院方面稱，美日商約前途如何，大半須視日本新聞對於美國在華權益取如何態度而定。霍華德承報均指出「米內出任首相美國關係仍少改善之希望」日本今日之形勢，決不能有欺騙之魔力矣。十七日補記。

平衡物價的先決問題

龍取直

平衡物價先決問題，是要確知物價之所以高漲的原因。確知物價之所以高漲的原因，這又非專靠科學的研究不可。所謂科學的研究，組織一點說就是我們如果要探得某種問題的真相，必須對於某種問題，經過調查實況，蒐集材料的工夫；並把這些實況和材料精密的加以分析，比較與綜合之後，才算完成我們對於這個問題的研究。這是常識之中的起碼常識，不必多說。只是，我們不客氣的說，中國一切都落後，哪怕是社會認爲是前進的所謂文化人與專家學者之流，也多不免。你看，他們對於目前物價高漲的問題，雖然似很注意，却很少肯下苦工夫，用科學方法去研究它的。不僅是很少，而且簡直可以說沒有。我們的經濟學家專門到什麼地方去了呢？在政府方面也是如此。他們天天在喊辦公，但不知他們辦的是什麼公？連一種極普通的各種物價指數表都沒有；然而我們在各種雜誌各種報紙的專論裏，乃時常看到談及如何平衡物價辦法。這些辦法滿紙專門名辭和術語，其論文之組織，看似非常嚴密，但實際他們這些文章的內容，顯然是無甚根據。無根據到不僅是未曾經過調查與蒐集材料的工夫，就連指數表也未看見他們提及（前面說過，根本沒有指數表，他們當然無從提及）空空洞洞的信口吹馬，還有什么價值呢？自慧，對於目前物價高漲的問題固得認爲嚴重的今天，有人談談這個問題，總比無人去理的好；因爲這樣吵吵鬧鬧，也能挑起大家特別是經濟當局者的注意，不過像這樣吵吵鬧鬧，也罷說起於這個問題的呼籲是可以的，要是對於在社會具有領導作用的所謂專家學者或文化人之流，那是不可接受的。正如一點不明病根的醫藥，被社會認爲是名醫，而他們也自以爲是奇效的名醫，於是亂開藥方，假若急不暇擇的病人，碰着這種情形，當然會諸藥難進，而結果是病象益劇。這些文化人專家與學者之流，對於目前物價高漲之平衡的辦法正是如此。所以：甲說：物價之所以高漲，乃是由於生產的不平；乙說：不是由於生產的不平，而是由於人工太貴；丙說：或不是生產不平等，也不是人工太貴，而是由於通貨膨脹，外資低落；丁說：是運輸困難。於

是人各一詞，而各人都言之成理，且都根據他們對於這個問題的認識性質程度提出他們自以為正確的對策，即平衡物價的辦法。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然則到底是誰的辦法對呢？或者是他們的辦法都對呢？

問題既落到政府當局頭上來了。如果政府當局比所謂文化人專家與學者之流高明，那麼他們就會胸有成竹的知所抉擇，否則就只好毫無主張的試行上述各種辦法了。然而試行的結果，頗使我們失望。例如平衡米價，而米在格外豐收之年（據農人說，今天是加倍收）大漲其價；平衡肉價，而肉價由三角餘平衡到五角，現今且規定為六角，實際還賣六角多，致使許多鄉鎮肉戶原定之價是很低的因而也提高，把維持消費者的最高價格一變為維持賣主的最低價格了。到頭吃虧的還是消費者。完全失掉規定於高價額的本意。總之，我們平衡物價的結果，是越平衡越高。

這是什麼原因呢？於是又有天才發覺，這是平衡物價的機構不健全之故。這話當然有理。你只看看港政府為平衡物，特委統制專員，公佈物價法令後，接獲就被派先施永安兩家拾高物價的商人，各備洋千元，不稍利息。而這兩家又是鼎鼎有名的大百貨商店。從此即可看出外人平衡物價的機構之健全與魄力。不過，倘若我們沒有把握住物價高漲的真正原因，即使有此機構與魄力，也屬枉然。其結果恐怕更壞。

最後一句話還是如此：平衡物價的先決問題，首先是要探得物價之所以高漲的原因。而探得物價之所以高漲的原因，必須利用科學方法：調查它的實現，蒐集它的材料，並把這些實現和材料精密的加以分析，比較與綜合。然後才能得其真象。如果老是那樣走捷徑的信口吹烏，那是不徒無益而有害之的。

假若所謂文化人與學者之流不肯這樣幹的時候，我是希望政府當局應該負這責任。

自然這決不是說，我們不經過一番科學研究，我們就一無辦法。例如經濟部于上月成立平價購銷處，以二千萬元為基金，以四項必需品為平價對象。我們相信這辦法對於平衡物價一定有極大作用。但我們要解決物價高漲的原因，找出更經濟的辦法，自然平素不能不有專門機關研究。所謂研究，自不是一天的。但我們如果還不能在這問題嚴重化以後，對物價作統計的工夫，則我們必永遠要臨時慌張了。

救救孩子們

小鹿

抗戰中有一件事未曾被人重視，就是孩子們的教育問題。有許多做父母的人都感到痛苦，家裏成羣的需要受教育的孩子無法入學，只好讓他們留在家裏胡吵胡鬧，市立的小學大多數都疏散到鄉下去了，城市內雖然有幾家私立小學仍照常營業，但是學費是那麽貴，而「生意」又那麼興隆，付得起學費的孩子已不容易擠進去，付不起學費的，更只有徘徊於學校門外嘆冷氣。

就以重慶一個地方而論，現在不知有多少失學的小孩。假如作一次精確的調查統計，其數目一定驚人。誰個做父母的願意他們的孩子失學？誰不還培植自己的子女使之出人頭地？可是，他們無可奈何，為了工作，職業和經濟的關係，事實上不能遷移回鄉下，使他們的孩子的享受市立學校的廉價優待。同時，他們又以收入不豐，百物昂貴，一家大小的衣食住的支付，已經需要煞費苦心去分配，那裏還抽出大筆的學費去送孩子們入貴族化的私立學校。並且這種私立學校為數不多，而需要進學校的孩子甚衆，早已有供不應求之勢。就算為父母者省衣節食，湊足了學費，而學校額滿，學校當局也不會看顧在區區學費的份子上勉為其難。我有許多朋友為了解決孩子們的入學問題，曾跑遍了各個學校，託盡了人情，而結果，是一再「碰壁」。其原因不是為着要求減費或免費，而是為着學校擁擠，無法再收容。

孩子們是未來的大人，兒童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礎，尤其是在抗戰建國期間，應該特別的重視孩子們的教育問題。希望負教育責任者，熱心教育者，和教育專家們救救這般失學的孩子！最理想的辦法是在近郊較安全地帶，籌辦幾個較大規模的小學，設備力求完善，師資力求良好，再用政府的力量強迫收集住城市內的孩子，向他們的家庭担保負責教育並管理，能免費最好，至少應廉費，使孩子們得受教育，使做父母者無重負。這辦法雖然太理想，但若果集合各方面的力量，認真的去做，未見得不能實現。否則就求其次的辦法，由各大機關各負責籌辦一「公務人員子女小學」，聘收費公務人員的子女。并推動各慈善團體，分

區籌辦免費收容貧苦小學校，至於這些學校設立在什麼地方，可由各負責機關酌量決定。總之，目的是在救濟失學的孩子們，使他們得受教育。

兩件小事

孟十還

▲略談壁報

抗戰以來，壁報發展之速，達到了可驚的程度。但很少人談到這部分工作，尤其很少人確實地研究一下它的功用。現在我在這上面發表一點意見，希望能夠給從事這方面工作的朋友們作一種參考。

最懂得壁報意義和最善於利用壁報的大概要屬蘇聯了，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一年的五年艱苦時期，壁報在蘇聯盡了極大的作用。那時候蘇聯的情形比今天的中國困難得多，缺乏紙，缺乏油墨，缺乏機器。報紙極少，較小的城鎮是得不到的，許多書籍是在自製的粗劣的紙上用手抄的，因此壁報也就因環境所迫而產生了。

不過，在中國，現在在城市裏還不需要壁報。現在我們用機器印刷的報紙很多，祇重慶一埠，便有十餘種日報，定期刊物更不計其數；其他各城市也都有日報或小型的日報和定期刊物出版。所以消息的傳達，與論的散播，在城市裏還是極便利，知識份子並沒有在這上面感到缺乏，因此他們對於壁報不會發生什麼興趣，而那些略識幾個字的人或略識幾個字却買不起報紙的人，我認他們又不一定能看懂壁報，因為有時候壁報上一些曖昧難解的詞句，是連一個受過高級教育的人也要對之搖頭的。販夫走卒們就是從壁報下面走過，我相信他們也絕少與以一顧的。

城市裏的壁報，我以為是近於一種精神的與物質的浪費。我常見幾種壁報比十張報紙連起來還大，做壁報的紙不能用國產的十紙，至少也得用報紙，有圖畫的部分還得用更好的紙，畫圖的顏色，也是一種貴物，這些都是舶來品，是用國家的外匯換來的，一張壁報雖然不需要多少錢，但是把所有的壁報總計起來，那數目一定也不小。我覺得許多壁

報都在那裏竭力地爭奪門臉，唯恐自己的面積比別人的面積小，唯恐自己的裝飾不比別人的美觀，壁報假如已經有了它的必需，就不用着採取這種廣告的方法。另一方面我細心研究過市上的許多種壁報，它們似乎都忽略了壁報內容應該具有的條件，過時的新聞，費解的議論，象徵的圖畫，都不是適當的材料。

我不反對工廠、俱樂部、學校和圖書館裏有他們自己的壁報。

我提議壁報下鄉，把用於壁報的人力和物力都移到鄉間去，但時候壁報首先要注意的是叫鄉下人能夠看懂，讀懂，如果能夠計劃得好，我相信會比在城裏的收效大一百倍的。

▲略談標語

現在各處看見的標語，我覺得太多了，這樣便失了它的效用。在戲院裏用玻璃片放映的標語和貼在街上的標語，都犯了這種毛病，叫人連看十個標語，結果一個也記不住。其次是標語太抽象化，「我們要建設現代化的國家」「實行精神總動員」；這都是大題目，需要幾千幾萬字的解釋，絕不適於寫在標語上，因為這祇能給人一種模糊的印象，而不能給人以明確的實行的指示；比如我們若說：「保護生產專業」或「發展交通」，就容易明瞭些了。我以為標語的比較理想的辦法是：

(一)一月祇有一種標語，或至多每十天有一種標語，到時處處都祇見這一種標語，便可使看的人留一個深刻的印象和有思索的餘裕，同時也是一種強調宣傳的方法。

(二)造句要力求簡短、明白、確實，使人人都能理解裏面的意義。

(三)我們的國家正在抗戰時期，應該促使人民注意的事情很多，所以標語應該是一種經常的宣傳運動，但要把時間的距離分配開，不必一定等到什麼節日才來擠作一團。

(四)每次標語應當由中央宣傳機關規定，於若干日前在報紙上公布，以便製標語的人有所遵循。

這是我的一點狗彘之議。

雜感

兩點感想

胡秋原

新年之中，我有兩個不愉快之印象。一即三天之中的獅子觀燈的表演，二是孫院長之歐遊報告之發表。

我贊成今天我們應該發揚樂觀精神，以至民俗藝術。在嚴肅苦鬥之中，抱着堅定的樂觀，這是每一個中國人應有情緒。但是，像我們所業已表現的，則不能語於此。鑼鼓喧天，亂跳亂響，這不是好的宣傳，也不是好的藝術。這不僅沒有教育的意義，而甚至表現庸俗與淺薄。我們不可以在此慶祝之中，訓練國民的紀律精神，尙武精神和生產勞動的熱情麼？可能，也必要的。然而我們在廉價的擁擠中浪費了我們的精力。

孫院長爲國宣勞，我們表示敬佩，而他的報告，也給我們很多的資料，值得我們感誦。孫院長無論在政府機關中以及民衆團體中作此講演，那沒有問題。但發表出來，是給全世界看的，而孫先生是國家負責人之一，他的話應該是代表政府意見的。而且孫先生是以駐歐特使出國的，他這是一外交官。我沒有看見任何國家的官吏如此發言。我會說：凡不根據本國立場對各友邦妄加攻訐者，都是不自重的。這不僅是我國國際地位的問題，而也是政治家的風範問題。至於詞中不合事實之處，如關於畢蘇斯基處，那是筆記者之疏忽，因我曾是有榮親聆孫先生講演之一人，孫先生口述并非如是。

我知道此文也一定有許多人不愉快。但我發表我這一點意見之自由，應是今日法律所能容許的。我將視此信之能否發表，測驗我國合理自由之程度。

陳彬和啓事

牧野

最近某報載香港電訊，傳前中報記者陳彬辭職，甘爲漢奸，并替

敵人作「文化運動」云。這消息還不能使我們確信。不日，讀君有啓事。措詞猶鈍，反而使我們覺得大爲可疑了。

查陳君過去，其在文化界中，不但以「研究日本」自命，甚且以「革命作家」自居。但其寫作方法，深爲知者詬病，然我們此刻不想說及。陳君在其啓事中，雖否認其敵僞有關，但對其未任政府任職，似乎言之甚有餘憾。其實國民報國，方法很多，不一定要在政府任職的。陳君說他僕僕溝溝是做生意，他說他有這種權利。他當然有。但做的什麼生意呢？他那措詞也是使人可疑的。

我們敢斷言一點，看了陳君啓事之後，如果他沒有什麼堅實的表白，至少，他是一個可疑的人物。

陳君將來變幻事小。但在中國所謂文化界，本來很多精神冒險家，他們時而大言壯語，時而頹唐消沈。他們沒有民族自信心與責任感，這樣，便很容易成爲可疑的人物，終於墮落下去。這倒是許多青年所宜細心的。

兩江風潮

平公

這幾天報上常有兩江員生在報上互相攻訐，還有啓事和新聞。我們不管是非曲直在哪一方，這實在是要不得的事情。

一切學校風潮所由發生，常由于教員不仁以學生爲芻狗。這些怪現象演得不少了，去年某大學演過，不久以前某大學也演過。現在兩江又在表演。而且還有人利用其地位對某一方面保標，而其談話實在要不得。

我們希望教育當局找真正中立者去調查真相。學校行政方面果然有毛病，應該辦；利用學生製造風潮者，也應該辦。要使國家上軌道路，首先就不能使無軌道現象存於教育界之內。天天在報上登攻訐信，甚至加些不相干的近於人身攻訐的新聞，所謂大教育家者說些不講道理的話，對於社會對於青年，都有不健康的影響。

通訊

守法，統一，憲政

編者先生：

半殖民地的中國，依理它的主權沒有完善，而現在又正被日本武力侵略，那民主政治問題應該就是民族獨立問題。可是自從汗流在上海發布了什麼政綱當中列上一條實施憲政之後，忽然大眾認爲現在到了實施憲政時期了。理論到了中國，本來陳女人的服役一樣，憲政運動雖然有些老翻新，畢竟是時式終得要流行。可是流行也得有些原因，決不憑空的，說是以施憲政可以生產出什麼飛機大炮，來打退日本。那誰不相信。

那末日本正在想辦法斷截我們的交通，要把我們圍在中間活活地餓死的時候，我們爲什麼放棄了軍事第一而變爲憲政第一呢？第一，國民黨承認，前中國政治狀態是一種過渡狀態，今天只是以革命黨資格，掃除憲政障礙而已。國民黨雖然閉着門歡迎大家進去，而且也沒有什麼很嚴的紀律，可是我們向來落拓隨便慣了的士大夫總覺得還不夠自由。

(在中國人眼內，自由就是隨便。)必須憲政，願意執政者可以自由了。

第二、在現在國民黨之下，我們三個一派五個一黨的辦法，到底沒有法律上的根據，如果實施憲政，革命結社自由，當然三個一派五個一黨也可以隨便了。要不然，國民黨本來是爲民主政治而革命，並且規定了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的進行程序，就不必再爲大家來作一次運動了。

但將來真正實施憲政，我們那種古董的隨便主義必得改去。這不祇

是指三個一派五個一黨的辦法。西洋人抱着惡法勝於無法觀念，一切都是認眞遵守。(不好當然要想法改善)中國人根本沒有法的觀念，政府官僚不守，一般百姓也不守，一切法案都看成具文，遵守與否可以隨便。我們有那一位肯排着隊挨號頭買票。開會的方式太麻煩，現在改爲鄉下茶館酒店式的座談。這種隨便主義的精神，到處迷漫。用這種精神來實施憲政，祇多了一部憲法。這隨便主義實淵源於家族制度。家族雖也有憲法，但無標準性與絕去性，並且時常要拿「人情」來補衝。戲台上做的自處堂，當得延昭因爲怕穆桂英而敵了楊宗保時，孟良不說他不守國法，却因爲八賢王余太君和焦孟等保過都不准而說他不忠不孝不義，這是十足代表了中國家族制度下對於法律的觀念。所以現在如果真正作憲政運動，一定先要提倡個人主義(中國人將個人主義隨便解釋爲自私自利主義)，要每個個人從家族中脫離出來成爲國家之一公民，才能養成每個人的守法精神，才能完成憲政。

所以實施憲政，現在祇是開始。開始把組成國家的成員，從家族中離出，養成其守法精神。

另一方面，要使憲政有實際，大家還要真心誠意更加促進國家的統一。統一不單是集中的意思，而是國家的政令法度民族化的意思。全國有統一有效而神聖的意志，人民權利義務有根本的規定，政府有一定的組織而各有一定的機能，而全國的軍隊置於政府統一指揮之下，這才是憲政。但這種政治只能在統一的國家中逐步推進，不會在分割的方式下逐段完成的。如果有人以爲民主政治的完成，只是把本來應該統一的中國東割一方西據一地所能辦到的。無論大家對於民主憲政作何高見，斷不能承認它和割據可以相容。

假使今天的憲政論是要在抗戰中奠定民主政治基礎，而在開始時期，大家都有守法精神，并完成國家統一，那麼，這是可喜的事。

黃旭初